

日本惊险推理
小说集

古怪的脸

[日]

森村诚一
李重民等

译 著



日本惊险推理小说集

古怪的脸

〔日〕森村诚一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本惊险推理小说集/(日) 森村诚一 小泉喜美子等著; 李重民等译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1.4

I. 日… II. ①森…②小…③李… III. 短篇小说: 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0508 号

日本惊险推理小说集

——古怪的脸

[日] 森村诚一 著

李重民等 译

策 划: 罗立群 田大军

责任编辑: 田大军 陈文娟 帅 云

装帧设计: 田大军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电 话: 2515348 邮政编码: 519001

地 址: 中国珠海市香洲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

印 刷: 广东惠阳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30 字数: 500 千字

版 次: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10000 册

ISBN 7 - 80607 - 771 - 5/1·307

定 价: 60.00 元 (全四册 本册 15.00 元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森村诚一

目 录

sen cun cheng yi

- 公寓凶音 森村诚一(1)
- 古怪的脸 森村诚一(33)
- 神秘的雪萤 森村诚一(65)
- 偷情的诱惑 森村诚一(93)
- 奇异的蒙面色狼 森村诚一(111)
- 合作的被告 松本清张(143)
- 候车室里捡到的包 日下圭介(161)
- 神秘的道别电话 佐野洋(189)
- 离婚争战 佐野洋(215)

一 危“音”四伏

那个可诅咒的夏天又来临了。北村英次讨厌夏天。他们全家住在目黑区的一幢中型公寓里。那幢公寓是在房地产销售旺季刚开始时建造的，公寓的式样还算可以。在公寓里，第一轮入住的居民渐渐搬走，所剩无几，现在的绝大多数居民不是第二轮就是第三轮。

居民的素质一轮比一轮坏。人们来自四面八方，都到这里来寻找住房，职业、年龄、出生地、思想、教育，甚至连国籍都不一样，即所谓的“乌合之众”。

第一轮居民有着“生活根据地”的意识，作为共同生活的场所，由居民组成公寓自治会，管理员由大家轮流当选，每月一次的自治会议，也几乎是全体出席；但是，由于职业或家庭情况的变化，原打算长住的第一轮居民，两三年后搬走的人渐渐增多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居民们将这里当作“生活根据地”的意识越来越淡薄了。

与公寓诞生时入住的第一轮居民不同，第二、第三轮居民当然是买“半旧品”。这就是差别。其中大部分是从第一轮“租借”而来的。那些人几乎没有“生活根据地”的意识。对他们来说，公寓只是回家睡觉的“寄宿”处，不过是“放一张床”而已。

自治会变得有名无实，出席者只是第一轮居民，失去了作为自治会的功用。所剩无几的第一轮居民也纷纷退出自治会。“烧香的赶走和尚”，这一法则也适应于集体住宅的居

民，对淳厚的第一轮居民也产生了坏的影响，使人觉得光自己一个人遵守规矩反而成了傻瓜。

英次的父亲是国际商船公司的高级船员，半年回家一次。即使偶尔回一次日本，也没有上岸的时间。英次常常由母亲陪着去神户或佐世保等靠岸港与父亲见面。

英次的母亲最近血压升高，常常说头痛，还伴有肩膀发硬、头晕等症状，晚上也睡不着觉。母亲的高血压是遗传性的，随着年龄的增大，症状越来越明显。

对母亲来说，最大的敌人就是噪音。一旦噪音四起，血压立即就会上升，头痛、耳鸣、肠胃不适等各种症状都会一起出现。

冬天关上窗户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挡噪音的入侵，但到了夏天就必须打开窗户。原打算安装空调，但母亲的体质不适应，所以不得不打开窗户摄取自然的凉气。

公寓面对着公园，远离汽车道，附近没有发出噪音的工厂和闹市街，在市中心是一个闹中取静的环境。为了确保所有的房间都能够照到太阳，楼房设计成三矢型，从东侧起依次为A栋、B栋、C栋。

这样的环境简直让人羡慕，现在的公寓，已经没有这样幽静的环境了，因此，让母亲烦恼的噪音是从公寓内发出的，即居民们发出的噪音是威胁她的最大敌人。

一到夏天，这些噪音就从打开着的窗户毫不宽恕地闯进来。越是关窗越是热，越是开窗噪音越甚。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，母亲的状况渐渐地恶化着。

因此，英次憎恨夏天。最近，不要说母亲，就连他自己也感到了噪音的威胁。这并不是受到母亲的感染，而是为了高考，直到深夜还在复习时，各种噪音妨碍了他的学习。

在他们家的楼上，住着一个叫武井清子的钢琴教师，三十九岁，尚未结婚，自称“艺大毕业”，是两年前当银行职员的第一轮居民出让后搬过来的。她留着一头披肩长发，也许是因为对腿部颇有自信，她身穿超短裙，打扮得像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，做着一副美丑不分的打扮。

武井清子在靠阳台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很大的钢琴，从早到晚教着她的学生们，当然夏天也开着窗户，有时还像野兽吼叫似的做着发声练习。如果是听美妙的演奏或歌唱，听着也是一种享受，但不得不反反复复地听着那些对初学者的指导和生疏的入门练习曲，是令人难以忍受的。

英次和母亲对钢琴声痛不欲生。对方是当作职业在做，住在楼上和楼下，是“垂直的邻居”，所以忍耐着尽量不要发生争执；但钢琴声即使关着窗户也会传进房间里来，那声音就像凶器一样刺痛着人的神经。

终于不能忍耐了，英次找清子交涉。

“嘿！你是说房间里的钢琴声很烦人吗？”清子蛮横地夸张道。

“我们也要过日子。母亲常常生病，我也要复习考试，你就不能装个隔音装置再弹吗？”

“你说生活，我也是在生活呀！而且，钢琴是音乐呀！是艺术啊！和工厂里的噪音不一样呀！”

“对我们家来说，就是噪音。”

“嘿！你还年轻，所以搞不清音乐和噪音的区别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像你这种没有音乐细胞的人，即使进了大学也会成为暴力学生的！将这样美妙的音乐当作噪音，你也真是太可怜了。”她当着他的面故意用力敲了一下琴键嘲笑道。在场的与英次差不多年龄的女学生们也都一起笑了起来。

④

交涉没有结果，英次只好向地区公害课投诉，对方终于答应“晚上6点以后不弹，安装隔音装置”，这才算有了结果。

大的声响一消失，以前没有引起注意的小的声响充满着敌意蜂拥而来。其实在公寓那样的集体住宅里，噪音是不可能绝尽的。

夜里，用抽水马桶的声音、没有关紧的水龙头滴水的声音、深夜回家在走廊里走路的声音、开门关门的声音、拍打晾晒被褥的声音、搓麻将的声音、电视机、收音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换气扇的声音、街头叫卖声、主妇在楼梯上的讲话声和高笑声、孩子的哭声、早晨汽车的空转声、溜冰鞋声、鹦鹉等各种宠物的鸣叫声等等，数不胜数。

英次自己也养着宠物。那是一只松鼠，是经常出门的父亲专门为独生儿子英次买回来的。开始时买回了一对，但雄松鼠从铁笼里逃走，只剩了一只雌松鼠。松鼠对英次非常熟悉，在他的手上觅食，或攀上他的肩头。松鼠非常老实，决不会发出妨碍邻居的叫声，还非常清洁，是完全适合集体住宅喂养的宠物。

居民中，有的人心安理得地喂养着不断啼叫或发出臭味的动物，有的人甚至偷偷地喂养着在公寓里禁止喂养的狗或猫。要根除这些动物发出的声音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
英次切身体会到潜伏在大噪音背后的小噪音往往更加阴暗，更加骚扰生活，更加给人造成伤害。

其中也有不明来历的声音。英次是在夜里钻入被窝以后才察觉到那种声音的。它从远处悄悄传到枕边，既像是打鼓般的声波震动，也像是窗户没有关紧随风摇晃的声音。自从注意到那个声音以后，那声音便在枕边越来越响彻耳膜。来

历不明的声音从远方偷偷地潜入深夜的幽静里，闻之令人毛骨悚然。耳朵里缠绕着那可怕的声音，到阳台里找声音传来的方向，但一无所获。声音简直像幽灵似的随着风儿从四面八方、上下左右涌来。白天想要探明那声音的来历，但它隐藏在各种声音的背后听不清楚。到了深夜，它才开始蠢蠢欲动。

英次为了追踪这声音的来源，好几天什么事也不干，终于查明了它的来历。那奇怪的声音是从三楼某家阳台里发出的。它是一个连接着热带鱼缸的气泵。那户人家养着品种繁多、五彩缤纷的热带鱼，却将气泵放在阳台上，因为他们也感到气泵很烦人。

英次忽然去那户人家交涉：“家里欣赏着美丽的热带鱼，却将气泵的噪音传给人家，这太自私了！”

“我们没想到要妨碍人家，气泵要占很大的地方，所以就放在了外面。”

那户人家辩解着，但最后采纳了英次的抗议，将气泵放进了家中。

英次将噪音的来源“各个击破”，却无奈地觉察到，更阴险而可怕的噪音依然存在。以前那个敌人就在身边，只是没有注意到。深夜，所有的声音消失，人们就要迷迷糊糊地入睡时，那个敌人便借着风像个无赖似的涌来，借着若有若无的风“淅啾啾”地优雅地响着，如果遇上大风，整个晚上都会发出震耳欲聋的歇斯底里的声音。那便是风铃。

风铃的声音随风而响，风歇便止，因此不知何时会响起。没有声音时，因担心它何时会响起，人会静不下心来。与其如此，还是听到它的声音时反而感到舒坦一些。担心会响起的紧张感，使人沉不住气。

以前的各种噪音掩饰了风铃声。驱除了那些噪音，英次反而感到有些后悔了。缠绵不断的风铃声披着优雅的外衣，实际却是阴险的。与此相比，还是以以前的噪音容易忍受。以前的噪音没有“外衣”，出现时就是噪音，因此才容易让人心烦。同时，他感到不悦的声音，对他人来说也是不快的。英次在为自己辩解，为那些噪音感到有些不平。

但是，对方是风铃，在日本的习俗中也颇为流行，所以在生活中从一开始就被人们接受着，而且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风铃，对日本人来说，不是噪音。此刻，以前因为噪音而与英次有着“共鸣”的人，在风铃的事上成了英次的敌人，他们也在阳台的屋檐下吊出了风铃。

英次居住的公寓是五层楼的建筑，大约有半数的家庭都吊着风铃。挨家挨户地要求他们摘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何况如果公寓之外的民宅也吊着风铃，有的人家甚至一间房间吊着两个风铃，这些声音也会传到公寓里来，所以纵然将公寓里所有的风铃都摘掉，也毫无意义。

晚上如果刮风，那些风铃便会集中进行攻击，一反平时那温情的面貌。

8月底至9月台风不断。在这期间，英次的母亲因为每天夜里都戴着耳栓，所以耳孔完全腐烂了。

“英次，那声音，无论如何要摘掉它啊。”她按着耳朵向英次诉说道。

他感到一阵恐怖，这样下去，母亲会被风铃杀死的。不仅母亲，就连自己也忍受不了。在风铃的“齐射”中有一个风铃特别响。那个风铃不像是其他人家的那种玻璃风铃，而是南部铁之类的高级风铃，发出压倒群芳的悦耳声，不是随风“淅沥”的优雅的声音，而是直刺头脑的金属般铮铿的

声音。

这风铃正是钢琴教师武井清子家的。她将风铃吊在窗前。上次为了钢琴的事，刚刚向她表示过不满，所以很难再开口让她将风铃摘掉；但是，越是忍耐着，便越是留意到它的存在。清子的风铃压倒着其他玻璃风铃，越发地暴露出它那狰狞的本性。它发出的是如锐利的凶器那样带刃的声音，接连不断地，并越来越猛烈地刺痛着脆弱的心脏。风铃声不分昼夜地袭来。即使没有风、铃声停止时，声音也在耳边萦绕。当然，夜里也睡不着觉。

母亲诉说头痛睡不着，还失去了食欲。靠着服药下降的血压又上升了。父亲去远洋航海还没有回来。守着母亲的人只有英次一人。

英次决定快刀斩乱麻。武井清子的房间是B栋三楼，英次家的顶上边。如果站在阳台的扶手上，伸手能摸到清子家阳台的地面。他企图用手挂住清子家阳台的地面，吊着身体，按攀爬的要领翻上三楼，将挂在屋檐下的风铃摘掉。因为风铃吊在屋檐下稍稍凹进去的地方，所以在英次家的阳台上用木棒够不着，无论如何必须爬上三楼的阳台。

英次等待着无风的夜晚。

二 风铃声中的奸情

大贺靖彦已经在心里想要中止这种关系了。在与她做爱时，他只感到一种义务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，就连做爱时应有的愉悦和新奇感也没有。将自己当作那个肉团似的肥腻

的中年女人泄欲的对手，他从心底里涌出一股想呕吐的感觉。

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无奈地陪着那个女人做爱，否则就不能满足她的欲望，只会使自己感到更大的痛苦和屈辱。对他来说，如今这已经成了一桩苦差事。

他厌恶地感到：“又来了！快些吧！”匆匆完事后，泄了气的身体从女人的身上一下来，女人便露出一副倔强的目光，就像虽暂时得到满足却不愿马上从就餐后的餐桌边离开的孩子，她睨视着大贺：“你最近没有激情，好像很讨厌我似的。”

被她看出心事，他有些惊慌失措，但还是掩饰着：“没有的事！否则我也没有兴趣了。”

“男人即使没有爱情也能做爱的。”她“啪啪”地拍打着肥厚的肚腹，好像那里直接能够发出巨大的音量似的。那副模样，哪像个女人，简直是一个“女妖怪”。做完爱，还是那么不知羞耻。

“真的已经有三个月了？”大贺诚惶诚恐地问。

“是啊！你怀疑？”女人的目光可怕地白了他一眼。

“我没有怀疑，只是，你真的想要生下孩子？”

“那当然，这是我的孩子！你作为父亲，我会要求你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的！”

“如果我们的事被人知道的话，我的家庭就完了。你不能再考虑一下吗？”大贺明知徒劳却还不死心，自从女人告诉他怀孕以后，这样的话，他已经反反复复地不知说了多少遍。

“你多烦呀！我说要生下来，就一定要生下来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们的事，我不会说的。你如果被你夫人赶出来，就

没钱还我了。以后还要付孩子的抚养费，我决不会让一个重要客户败落的。”女人嘲弄着他似的冷冷地笑了。

大贺靖彦与武井清子暗中来往已经有两年了。就是说，是从她住到这里来以后，两人才发生了关系。起因是大贺的女儿跟着清子学钢琴，大贺通过女儿与清子关系密切起来以后，才知道清子是以教钢琴为生的。

大贺在某化妆品公司任经理课长，妻子是董事的女儿，两人经社长牵线结了婚，因此，大贺成了颇有发展前途的候补骨干；但他不知着了什么魔，竟涉足商品市场并遭到重创。

稍有损失时如果悬崖勒马还能有救，但他为了掩饰“小伤”，竟挪用公款，使“伤口”越来越恶化，等到清醒时已束手无策。

大贺就在那时才与清子结识的。大贺向她借钱想填补“伤口”，只要年底财务检查能蒙混过关，就能得到一年的周转时间。在这一年里，可以慢慢地将缺口填补了。

大贺惶恐地向武井清子借钱，想不到清子一口承诺。她没有提出任何担保的要求，但是，她另有所求。作为无担保融资和不要利息的代价，她要求大贺满足她自己无法解决的性欲。大贺很乐意地接受了清子的“融资条件”。

清子有着丰腴的体态，又白又胖，两只高耸的奶子如小山般的，很性感，那正是男人垂涎的对象。听说将此作为借钱的补偿，大贺的邪念便有一种满足感。

结婚以后，大贺还从来没有拈花惹草过。岳父在公司里颇有势力，掌握着自己的生杀大权。妻子嫉妒心极强。有时他只是参加酒会将酒店里的火柴盒带回家，她也要刨根究底地询问。大贺不得不藏匿起那份贼心，坐稳“公司骨干”

的椅子。就在那时，想不到有一个女人主动向他挑逗，并赤裸裸地表示了性的要求。大贺本来就对清子那丰润的肢体颇感垂涎，自然令他喜出望外。

两人一拍即合。双方都住在同一幢楼里，这是一种便利。这种关系一般容易在时间上败露，但两人住得很近，所以既不费时间，联系也极方便。需要时随时都能招之即来，使欲望得到满足；而且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反而格外安全。将女儿跟随清子学钢琴当作掩护，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入清子家，更重要的是，清子并不漂亮，她那丰腴的体态令女人们大摇其头，而这一点却能勾起大贺的性欲，而大贺的妻子绝不会产生怀疑。

但开始时才如此乐观。清子渐渐地变成一团欲火，变得贪得无厌。作为融资与利息的代价，她觉得这是自己理所当然地行使权利，有着一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傲慢。

两人一开始就缺乏性的默契。大贺开始时对她的丰乳肥臀还觉得鲜美，现在就觉得像一堆白色的腐肉。厌恶感与屈辱感使他觉得，维持与清子的关系是一个苦差事；然而，只要无力还钱，他就不可能中断那种关系，何况他也没有还钱的希望。清子敏感地察觉到大贺的心理变化。

“行呀！随时可以结束关系，我们原本就不相爱。”

她看透大贺没有还钱的能力，冷笑着说道。他因为无法填补漏洞，所以才向她借钱。如果有其他办法，决不会来向她借钱的。现在无力还钱，以后也不可能还钱，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摆脱性奴的身份。

至此，大贺才真正地觉悟到，他的处境不仅仅只是向清子借钱。借钱本身有着绝对不能公开的性质。借钱的原因和为了借钱才与她发生的秘密关系，两者合在一起，对他辛辛

苦苦地建造的地位和家庭，具有一触即发的破坏力。

即使还钱，那种破坏力也丝毫不会减弱。大贺的命运掌握在清子的手中。由于向清子借钱，他出卖了自己的现在和未来。

清子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强硬的立场：“我希望你永远也不要忘记，你能够在公司里作为骨干威风凛凛地走路，全都靠着我！”

正在这时，清子怀孕了。她明确表示要生出这个孩子。这个白胖的母猪似的女人要生下自己的孩子——光这么想想，大贺就会感到不寒而栗。

“不要紧的！我没说要你承认呀！不过，你是孩子的父亲，这是事实，永远不可能改变。作为孩子的父亲，只要你和以前一样，能到我这里来就行。”清子在傲视大贺的笑容中表现着作为母亲的矜持。

大贺刚刚按清子的体位好不容易使她得到了满足，想趁机再次诉说自己的愿望，最后却依然感到绝望。

“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不要这么唠唠叨叨的。回去太晚，你夫人会见怪的。”

“今天晚上我有借口的，因为公司里有招待客户的酒会。”

“真的？那么我们慢慢地再来一次怎么样？”清子又露出妖媚的目光。

大贺慌不迭地说：“不，我该回去了。”

“突然又急着要回去了。嘿！今天晚上就免了，我也有些困了！”

清子打着哈欠时，那起事件发生了。阳台里刚才一直没有响声的风铃突然一阵骤响，旋即感觉到阳台上似乎有东西

撞击似的，紧接着一声惊叫，好像有东西朝下边落去。

清子猛然搂住了大贺。看来是有东西从阳台上落到楼下的地面上。

“是什么？”惊慌过后，清子惶恐地问。

“是小偷从阳台上掉下去吧？”大贺没有把握地猜测道。

“讨厌呀！我害怕！”清子也顾不得自己的身份，越发地紧缩起身子，感觉得到人们朝物体落下的地方跑去。

“是有人从阳台上坠落下来呀！”

“晕过去了！”

“快喊急救车！”

这样的叫喊声从楼下传来。

“到底是从哪里坠落的？”

“二楼吧？”

“手上还握着风铃呢！”

这样的对话声提醒了大贺。

“被人看见我在这里就糟了！”他的自卫意识惊醒了。人们当然要察看坠落者掉下去的地方，必须赶快离开这里。

大贺好像火烧屁股似的一跃而起。清子也慌不迭地帮他穿衣服，与大贺的关系被邻居们知道就不妙了。

北村英次从三楼武井清子的阳台上坠落昏迷，被急救车送进了医院里。幸好地面是一块柔软的草地，所以没有造成外伤。经医院检查，没有发现脑内伤，脑电波完全正常，身上只有轻微擦伤，也没有发现异常。

但是，因坠落时的冲击，他患了记忆障碍症，从坠落时起回溯几个月的记忆已经失去，尤其是坠落前的记忆受到了强烈的损害。医生问他为什么去三楼的阳台，他回答不上

来。当然无法推测他为什么手上拿着别人家的风铃。只是从他最近的言行来看，他对风铃的声音极其敏感，一定是想要将它摘掉才从阳台上坠落的（从手上握着的清子家的风铃来推测）。

英次失去的记忆大约是三个月内的事情，但姓名、住址、身份、其他社会习惯等的记忆没有受到损害。这是记忆丧失中的一种，被称为“逆行性健忘症”。

专家经诊察后认为，经过合适的治疗和时间的流逝，记忆会慢慢地得到恢复。

自从这一事件以后，公寓里的各户人家都将风铃从屋檐下取走了。由此来说，英次的坠落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

三 钢琴教师之死

北村英次事件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，武井清子家发生了一件震动整幢楼房的事件。那天，最早的学生应在上午10点钟到清子家。那学生读小学四年级，她比原定时间早十分钟左右站在了清子的房门前。

清子因钢琴教得好，所以学生很多，休息日来上课的学生接连不断。这是学费高昂的个人指导，如果迟到的话，迟到部分的指导就会得到压缩，所以学生们一分钟也不愿意浪费，总是来得稍稍早一些。只要学生一到，清子马上就进行指导，所以早来的部分也算是格外的补偿。

就在那天早晨，无论怎样按门铃，也没有人来开门。那位学生跟随清子学钢琴快一年了，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事。学